

元晉楚

文史中

春橋記

秋机逸補





机 擣 史 楚

詳 未 人 撰

AN7360/1402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一四四五上

最

編主五雲王

續初成集書齋

種二他其及秋春文晉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五
雲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胡達聰)

序

楚史檮杌目錄

問爲國第一

茅門令第二

虞丘子第三

士亹傅第四

隱戲第五

伐陳第六

晉伐楚第七

伐鄭第八

伐越第九

取陳第十

伐晉第十一

圍宋第十二

克鄭第十三

- 問鼎第十四
樊姬第十五
赦解揚第十六
申侯第十七
射兕第十八
好獵第十九
養由基第二十
絕纓第二十一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相人第二十三
築臺二十四
沈尹華第二十五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寢丘第二十七

楚史檮杌

明 新安吳 瑞 桂

問爲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露者，斬其轄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露，廷理斬其轄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主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史檮杌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則國而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勦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亹傳第四

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國語作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勤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

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隱戲第五

莊王治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他書作伍舉諫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虩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間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死。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鑿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公羊作不。穿皮不蠶。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天下。蓄及吾身。何取之有。旣晉之救鄭者。至日公羊。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每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反，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詣訥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羊闕作堙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闕而

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枮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箚馬而株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作厄公羊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作左氏乎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左下有疆字定王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韓詩外傳作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
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韓下有美字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
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赦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令左作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信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藪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罿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罿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磼

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者。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

者事君。韓作指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築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余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其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直。君受諫。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鬪笞血成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後人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廟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鉄銳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韓作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丘第二十七

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敖獨存。

